

这是一个村庄的历史
却不仅仅是这个村庄的历史
这是一个行业的历史
却不仅仅是这个行业的历史
这是一个城市的历史
却不仅仅是这个城市的历史



医药学院 610 2 12039708

HONG ZHOU 红昼

赵雁著



医药学院 610 2 12039708

HONG ZHOU 红昼

赵雁 著

委、冶金部、一机部依据龙溪地区的资源、地理条件，决定将原
按两座一百二十吨转炉进行建设，并在下一段工作中继续发动群

一只胳膊说：“我回去就要和我们十五万龙钢人，打一场钢铁翻身
龙钢建炼钢厂的事儿。”

唯有溪湖一铁厂的高炉还在生产，从没停过，不管外面多乱，工人都

电极和变压器运来，想利用电弧来熔化凝铁，结果没成功。后来用凿岩

使回家了，又很快返回来。特别是那个老靳。”

百米，运输工具只有大抬筐，咱们工人不怕苦不拍累，抬起大筐走得飞快，热得
“龙钢工作，他太有本事了，我就服他！”谷天云竖起大拇指说。

钢板，有一吨多重，解决了材料不足的问题。”
切砖可以一面薄一面厚，把歪的尺寸找过来，保证修好后能一样出铁，即不费钱又能提前完成。

又像姐姐的亲切和蔼的面容——二十年前任龙溪钢铁公司特殊钢厂的女厂长林纳，那可是从延安来的老革命，听说还在
炼钢的方法，制定了技术操作规程，提高了钢的产量和质量。她是一个好厂长，她知道，要建设好工厂，必须要依靠工程技术人

龙江富拉尔基大荒原，开发建设龙钢第二钢厂时的桩桩往事……它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一五”从苏联引进的一百五十六项重点工程中唯一的大型特种钢铁企
业的拓荒女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昼/赵雁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ISBN 978-7-02-008797-6

I. ①红… II. ①赵…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22967 号

责任编辑 王永洪

装帧设计 黄云香

责任印制 王景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399 千字

开 本 680×960 毫米 1/16

印 张 26 插页 3

印 数 1—10000

版 次 2012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7897-6

定 价 3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第一章	金香峪的春天	1
	北京传来的消息	
	萨满太太和她的孙女们	
	金香峪的春天	
第二章	赵腊月的爱情轶事	30
	林子奇成了“反革命”	
	赵腊月的爱情轶事	
	第一炉“争气钢”背后	
第三章	女劳模郝小铎	64
	“三八”炼钢班	
	女劳模郝小铎	
	“林大胆”的窝囊事	
第四章	赴日研修生林子奇	99
	灵与肉的缠绵	
	赴日研修生林子奇	
	赵梁的初恋	
第五章	行走的火焰	142
	行走的火焰	
	最后的萨满舞	
	郝小铎的决定	
第六章	赵梁的婚事	183
	被岁月染黄的小报	

林子奇和他的研究室

赵梁的婚事

第七章 林子奇“范进中举” 220

林子奇“范进中举”

新官上任三把火

按下葫芦起了瓢

第八章 郝小铀的烦心事 257

强势婆婆

机关里的谣言

林子奇痛失爱妻

第九章 与谈判王的较量 290

与谈判王的较量

救火厂长与救命钢

谁动了厂长的讲话稿

第十章 上海来的考察团 318

郝小铀退养之后

孙月仙的另类收藏

上海来的考察团

第十一章 缘起缘落 359

白莹的秘密

蹚驴与蹦高

意外来信

尾 声 3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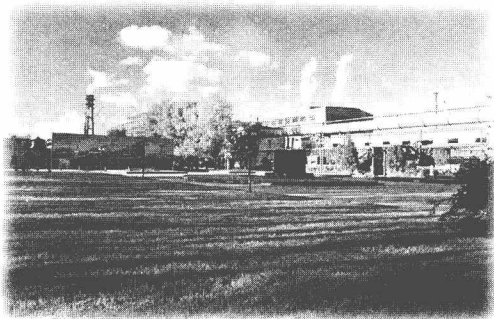
门野正三的异国恋情

妈妈生日的萨满遗风

郝小铀的最后心愿

我和我的城市 409

第一章 金香峪的春天



四围的山峦像高高的屏障,把蕴含着丰富宝藏的山脉自然天成地造化出一个峡谷盆地——龙溪市就坐落在盆地的中央。

一九七〇年春天的一个傍晚,随着阵阵金属的撞击声,一道红光冲向云端。瞬间,整个城市笼罩在红色的天穹下面,那朵朵红云像一块块锦缎在空中缭绕。流经城内的太子河,被红云映照得流光溢彩,它将城市分为河西、河东。

河西,整个区域仿佛被掩埋在高炉和喧嚣的现代工厂气息中。山坡上一座座陈旧的日式小独楼渗透出大仓喜八郎^①们的建筑风格——黑顶灰墙、小门小窗、小间小梯,充分显示出整个日本民族“小”的特征。这里是溪湖龙钢第一炼铁厂,厂里的生产红红火火,秩序井然。那红光就是从这里冲出去的,只见一列列载着长长火龙的机车,车上装着一只只巨大的冒着烈焰的铁渣罐驶向太子河边。车停了,铁渣罐自动翻倒,赤热的铁渣瀑布般地顺着几十米高的山坡滚落到太子河中,“轰隆隆”几声巨响,一片片蘑菇状云团腾空而起,水渣棉^②闪着耀眼的白光像雪花一样地飘下。霎时间,天炫地红,城市升起雾帐,那茫茫的雾霭,一派水天辉映壮观的景象。一个神秘的龙溪市,蒙着红色的烟雾,仿佛掩盖着什么……

河东,建筑物的房顶则以黑黝黝的颜色显露在红云之下。此时此刻,龙溪钢铁公司的办公大楼里正在召开一个特别的会议。

① 大仓喜八郎:是近代日本最早从事对华军事和经济侵略的大资本家。

② 水渣棉:冶炼固体废渣遇水急剧冷却产生的化学纤维。



龙溪钢铁公司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谷天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高兴，心里仿佛燃烧了一把火。他的兴奋来自一个刚刚从北京冶金部打来的电话。他放下电话，让秘书通知班子成员到他的办公室，向大家传达电话的内容。

会议室里，谷天云的话音刚落，坐在他身边的公司生产组组长赵常青“腾”地站起来，使劲拍着桌子，大声喊道：“妈了个巴子，小日本把中国当成一块肥肉，又是啃又是叼，当初小鬼子野心勃勃还想在龙溪建完了宫原第二炼铁厂再建炼钢厂、轧钢厂，把龙钢建成他们的钢铁原料基地。可惜，他们的野心没得逞就完蛋了！这帮王八蛋掠夺了我们那么多的铁和矿石，还得了便宜卖乖，满世界地说俺们龙钢只会炼铁，不会炼钢，这回咱龙钢有了炼钢厂，可要堵住他们的嘴喽！”

赵常青的话音刚落，会场的气氛马上紧张起来。

“‘赵大炮’，今天可是个大喜的日子，你又瞎放什么炮？”有人说。

赵常青觉着自己说的都是大实话，也没毛病呀，又接着说：“我是真高兴，没放炮！小日本在龙溪的野心没得逞，咱们的梦想变成了现实。我是恨铁不成钢啊！这回，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炼钢厂，几代人的梦想成真了！这话憋在心里几十年了，好不容易有个机会说出来。”

“‘大炮’啊，你咋就板不了自己的毛病，那嘴怎么就没有个把门的！”谷天云看到气氛不对劲儿，替赵常青解了围。

赵常青是解放前从日本人办的技术养成所走出来的炼铁工人技师，现在是全国冶金系统出了名的炼铁大拿，外号“赵大炮”。这时他也觉出自己说话没有注意场合，又说：“诸位，我‘赵大炮’光顾着高兴，说话走了板，请各位海涵。”

接下来，会场上又热烈起来……

作为龙钢的领导者们，谁也没有像今天这样高兴过，特别是谷天云的耳边一直响着国内同行们的玩笑话：“龙钢只有特钢没有普钢，应该叫龙铁公司！”也许说话者无意，可听者有心啊！他实在受不了，这对于他来说就像说他不会走路一样。今天对于龙钢所有人来说，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谷天云的确有些大喜过望。

傍晚，中等身材的谷天云，身着上面轧有匀称条状的黑色工作服棉

袄，两眼放光，兴奋地走出龙溪钢铁公司大楼。个子很高的赵常青紧跟在他身后，他们习惯地站在雨搭下等车。

谷天云仰起头，有些陶醉地望着红色的天空，一边欣赏，一边回顾刚才会议的情景。

此时，赵常青站在雨搭下，面容是那样的冷峻，铁石心肠的他心中那块最柔软的地方开始隐隐作痛，他想起两个人：

一位是一九四九年带领他们完成一铁厂二号高炉修复工程的龙钢总工程师靳树梁，是他指挥大家炼出了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炉铁水。他是中国的炼铁专家，是他把自己这个炼铁能手推荐到管理者的岗位，我一生都不会忘记他的恩德。在赵常青的记忆中，靳院长每次来龙溪炼铁厂，无论是来帮助解决技术难题还是带领学生搞科研，都不止一次地说过，要在他的有生之年，亲眼见到在龙溪建一个现代化的炼钢厂。可惜，他过早去世了。

另一位是一铁厂的厂长炼铁专家郝凤勤，他和靳树梁都是天津北洋大学采冶系毕业的，他们是校友。他是自己最尊重的人，一九五八年组织上号召领导干部搬到工人住宅区，郝厂长毫不犹豫，主动放弃优越的日本小洋楼住房条件，搬进了溪湖东山工人集中的住宅区。不久，他因公殉职。临终在医院里，谷天云和赵常青都在场，他们亲耳听到郝厂长嘴里断断续续地念叨着：“我做了一个梦，国家计划在龙溪建一个生产普钢的炼钢厂，我们的‘人参铁’要变成‘人参钢’、‘人参材’……”可惜他英年早逝。如今，龙钢要翻身了，这两个人都不在了。

车来了，谷天云和赵常青上了吉普车，赵常青若有所思，转过头对谷天云说：“老谷，你说，要是他们俩还活着，听到这消息，会是啥样？”

谷天云心领神会，他知道老赵说的“他们俩”是谁，便长叹了一口气说：“那年，我去东北工学院看望靳院长，与他最后一次见面时，他老人家说：‘龙溪是块宝地呀！盛产三宝：人参、鹿茸、乌拉草；龙钢是个功勋企业，可惜只有特殊钢厂，没有普钢炼钢厂，如果有了‘机遇’，不仅会生产人参铁，还会生产人参钢、人参材啊！’难道老人家有预感，这个‘机遇’来了？！”他眯起眼睛，仍想着那个令他兴奋的电话。

“喂，伙计，咱老哥俩，有阵子没在一起喝酒了，今晚，让你嫂子炒两个毛菜，我那还有一瓶泸州大曲没舍得喝呢！”

“行啊！喂，老哥，不是我说你，现在是什么时候，班子会上的那番话



红 可不是在那样的场合说的呀！”

“是啊，是啊，老弟，大哥还真得谢你为我解围。”

昼 “老哥，你会上说完，我想起一件事儿，那年靳树梁打报告给中央，请示要在龙钢建炼钢厂和轧钢厂，因为抗美援朝爆发了，国家就把这件事儿放下了。”

赵常青长长出了一口气，说：“这话靳院长活着的时候，俺俩唠过，郝厂长也和我说过。小鬼子的野心没得逞啊！”

“怪不得，他们俩都那么对龙钢建炼钢厂的事儿上心。”谷天云终于悟出了道理，眉宇间露出了喜悦的神色，“老哥，今晚咱俩好好庆祝庆祝这个‘机遇’！一言为定，我先回家告诉一声，省得家里人等我。”

谷天云突然好像想起什么：“老哥，郝厂长的爱人和孩子从溪湖东山搬回来了吗？金禾是个要强的女人，孤儿寡母带帮孩子不容易！”

“啊！这件事，我已经交给房产处，让他们办了。”

“噢！抓紧点，把事情办得好一些，这样也算是告慰九泉之下的老郝吧。”

“我会的，你就放心吧！我先回家拿酒去。”

车停了，他们下了车，各自回了家。谷天云刚进家，就接到上面的电话，通知他连夜乘车进京，去参加一个重要会议。他和“赵大炮”张罗庆贺“机遇”的酒，没有喝成。

二

北京东四大街上一座灰色的欧式风格的宏大建筑，它的门前醒目地悬挂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冶金工业部”的牌匾。院子内立着红底黄字的巨型标语“鞍钢宪法万岁！”“纪念鞍钢宪法颁布十周年！”

第二天下午，谷天云风尘仆仆在秘书的陪同下走进小会议厅，冶金工业部陈部长、杨副部长已经来到会场，杨副部长伸出手热情地与谷天云打招呼：“老谷来了，这回你们龙钢可要翻身了！”

谷天云激动万分：“谢谢领导！帮助我们摘掉了‘铁公司’的帽子。”

杨副部长接着说：“今天，参加会议的人不多，就请了几个钢铁老大哥，老谷，你可是主角啊！那天电话里没有讲那么详细，今天陈部长就会给你讲清楚了。”谷天云渐渐稳定了情绪。

陈部长把谷天云拉到身边坐下后说：“今天对于我们在座的各位来说，是个特殊的日子，毛主席制定《鞍钢宪法》十周年的大喜日子，我们也在今天开一个特殊的会议：国家建委、冶金部、一机部依据龙溪地区的资源、地理条件，决定将原拟在酒泉钢铁公司安装的两套一百二十吨纯氧顶吹转炉再加配一套给龙钢，建立年产二百万吨钢生产能力的炼钢厂。这个工程的落实，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的我国在第四个和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可以有三千五百万吨到四千万吨钢的宏伟计划的重要项目之一，为减少工程量，分期分批形成活力及早投入生产，先按两座一百二十吨转炉进行建设，并在下一段工作中继续发动群众，认真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积极开展设计革命，为多快好省地建设定项工程做出贡献！”下面响起了掌声，各大钢厂的同行们都向谷天云投来羡慕的目光。

陈部长又接着问：“老谷啊，怎么样？”

谷天云被这突然的大好消息惊住了，高兴地说：“好啊！好啊！我们龙钢人做梦都想着这样的好事啊！免得兄弟单位一见了面就说我们龙钢只会炼铁，不会炼钢啊！”

“当然，还有好事呐！机械工业部沈部长提议把那台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一米七热连轧机也改在你们龙钢安装了。”杨部长补充说。

谷天云更加激动：“谢谢领导对龙钢的关怀，我们一定不会辜负党和国家对我们的期望，龙钢不仅能生产‘人参铁’，今后还要生产出‘人参钢’、‘人参材’……”

谷天云还没有讲完话，就被鞍钢的老刘打断了：“老谷啊！说你胖，你还喘上了！这回你们龙钢可牛了，能炼铁、会炼钢，又会轧钢，真是喜上加喜！哈哈……”

此时，谷天云热血沸腾，浮想联翩……他想到，当年在龙溪这块土地上，日本侵略者的种种强盗行为和野心，又想到龙钢一代又一代人的梦想，就要变成现实，他坚毅自信地扬起一只胳膊说：“我回去就要和我们十五万龙钢人，打一场钢铁翻身仗喽！”

三

除夕的傍晚，谷天云刚进家门，赵常青就打来电话：“谷主任，在家等我，咱们都张罗大半年了，那瓶泸州大曲还没喝呢，今晚咱老哥俩把好事

儿都攒到一起，好好庆祝庆祝咱们龙钢建炼钢厂的事儿。”

“啊，老哥呀，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咱们俩到溪湖一铁厂看望一下正在生产的炼铁工人。”

“你怎么和我想一块了，喝完酒就去。”

“好，你过来吧。”

虽说是除夕夜，谷家的儿子下乡插队没回来，家里冷冷清清，没有丝毫过年的气氛。赵常青从家带来了两个菜，一个花生米，一个土豆片。

“哪来的花生米？”谷天云很惊讶地问。

赵常青粗声大气：“铁厂的一个小师弟，回山东老家带来的，我没舍得吃，拿过来，当咱俩的下酒菜。”

老哥俩一边吃着一边聊着。谷天云透过窗户望着外面的大雪，意味深长地说：“老赵啊，这两天我在想开展‘文化大革命’以来，咱龙钢不少厂子都停产，工人都闹革命去了，唯有溪湖一铁厂的高炉还在生产，从没停过，不管外面多乱，工人都按时上班，你说说怎么回事？”

“我说呀，俺们一铁厂的老工人都有信仰、有定力，他们知道哪朝哪代干活就是工人的本分，拿一天工资干一天活！舍不得歇工，不忍心停炉。”

“为什么？”

“老谷呀，你想儿子想得糊涂喽！把那么大的事都忘了？！日本人临走前故意把上百吨的铁水凝在咱们两座高炉里。你忘了？”

“噢！这事，我哪能忘呢？”

“妈了个巴子的，他们干了坏事，拍拍屁股走了，还扬言：‘高炉再出铁，简直是白日做梦！’现在想起来，啥难事都没有清二号炉那八十吨凝铁难啊！最初，俺们把特钢厂的电极和变压器运来，想利用电弧来熔化凝铁，结果没成功。后来用凿岩机在凝铁块上穿凿五十毫米的排孔，每排四十到五十个孔，把圆钢做成楔子打入孔内，再用三吨吊锤冲击，把凝铁劈成小块吊出炉外。就用这法儿硬是把那些凝铁全部清除。”

“不容易啊！想想那时候，就没有难事喽！老哥，来，咱俩干一个。”谷天云将一盅酒一饮而尽。

赵常青一边给谷天云倒酒，一边接着说：“刚解放那时候，条件多困难，工人没有劳动保护，也没有休息室，咱们炼铁的那帮弟兄白天黑夜地

在炉前干活,让谁回家谁也不回,即使回家了,又很快返回来。特别是那个老靳。”

“你是说,东北工学院的靳院长啊?”

“对,就是他。当时他领着咱们苦干三个月,把二号炉内的凝铁全部清理干净。紧接着就开始砌炉。砌炉需要几百吨耐火砖,那时候运输工具困难,耐火砖库距离高炉往返要走九百米,运输工具只有大抬筐,咱们工人不怕苦不拍累,抬起大筐走得飞快,劳动热情十分高涨,扁担不知断了多少根,大筐不知坏了多少个,硬是用自己的肩膀把耐火砖运到炉前。”

“后来,我才听说,抗战胜利后靳院长被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派到东北接收日伪企业,任国民政府经济部东北区特派员办事处接收委员,保护鞍钢他有功劳啊!龙溪解放了,他到龙钢工作,他太有本事了,我就服他!”谷天云竖起大拇指说。

“我想,我的那帮师兄弟们都不会忘了那个艰难的时候,哪肯轻易停炉子?谁敢停炉子,就好比要了他们的命啊!忘本!”

“老哥,你说得对,没有经历过这些,哪里知道珍惜?!我哪次来,厂里的生产秩序都那么好。老工人的觉悟就是高!”

“老谷,别说他们,谁要再把这两个炉子停了,我都能跟他拼了!修二号高炉时,多难!修高炉下部围带时,缺少钢板,我师傅江志浩主动到太子河沿废铁堆里,找出一寸半厚的钢板,有一吨多重,解决了材料不足的问题。”

“老哥,我想起来了,那个江师傅了不起!修炉时,苏联专家认为炉顶歪,提出要重修的意见,江师傅凭着丰富的生产经验,给制止了。他说,‘如果重修,需要很长时间,我们砌砖可以一面薄一面厚,把歪的尺寸找过来,保证修好后能一样出铁,既不费钱又能提前完成任务。’由于他的建议,避免了时间和财力的浪费。”

“老谷,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

“我在苏联学习时,听一位苏联专家说的。”

“哦,老谷,咱们的酒喝完了,我倒是着急去一铁厂,看我的那帮师兄弟们,给他们拜个早年。”

“好哇,咱们已是酒足饭饱了,这就走。”

这晚，龙溪的天空很绚丽，半空中飘着鹅毛大雪，地上像蒙着一层厚厚的地毯。谷天云和赵常青坐在吉普车里，他透过车窗向外面望去，漫天的茫茫大雪，使他想起一位像母亲又像姐姐的亲切和蔼的面容——二十年前任龙溪煤铁公司特殊钢厂的女厂长林纳，那可是从延安来的老革命，听说还在苏联留过学，一点儿架子也没有，她关心爱护工人，一到任就为工人们解决了食堂伙食和洗澡问题。有件事，一直流传至今：一九五一年初，厂里电炉炉体损坏，严重影响了生产，她亲自组织技术人员和老工人到现场找出了冶炼中存在的问题，纠正了违背科学炼钢的方法，制定了技术操作规程，提高了钢的产量和质量。她是一个好厂长，她知道，要建设好工厂，必须要依靠工程技术人员，常挂在她嘴边的话是：“知识分子是国家的宝贝，是我们厂的宝贝。”那天，厂里的电炉不顺，她和技术员刘宵正在解决技术问题，市公安局长带人来找刘宵，说有人揭发他是从台湾回来的国民党特务，要把他带走。

林厂长要求拿出证据，公安局长仅拿出一封匿名检举信，林厂长说：“你们怎么能仅凭一封匿名信抓人？把他抓走了，电炉生产怎么办？造枪、造炮的钢你们能弄出来？”

公安局长哑口无言。

林厂长很生气地说：“你们回去把事弄清楚了再来找我。”

公安局长领着人走了，这件事后来不了了之。从那以后，刘宵的工作更加肯干，保证了电炉的顺利生产。

车窗外的雪花儿，不停地打在车窗上，谷天云内心和眼前的虚空在伸展——那年，任龙钢副经理的林纳，带领他们特殊钢厂几十名干部、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奔赴冰天雪地的黑龙江富拉尔基大荒原，开发建设龙钢第二钢厂时的桩桩往事……它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一五”从苏联引进的一百五十六项重点工程中唯一的大型特种钢企业。那时，林厂长和他们一样每天吃玉米面窝头和咸菜，住在草和泥建起来的“干打垒”工棚子里。她呕心沥血带领全厂职工，仅用了三年多时间，就在北大荒上建起了一座现代化的特殊钢厂。人们都称她是中国特殊钢事业的拓荒女杰。

谷天云的眼前出现了那位身穿大衣在风雪里行走的女人，他的眼里

涌出了眼泪，他的这一微妙的表情被坐在他身边的赵常青看到了，问：“老谷，想儿子了吧？”

谷天云摇摇头，说：“不，是想林厂长，她已经不在人世了。”

赵常青惊讶地问：“怎么，林纳死了？什么时候？我说呢，今晚上你总走神儿。”

“嗯，是‘苏修特务’，前年的五月份。”

“你怎么知道的？”

“从北满钢厂回来探亲的同志告诉我的。有段时间了，我一直没对你说，怕你伤心。”

“她那么好的人，怎么会是‘苏修特务’呢？她为了北满钢厂放弃龙钢的优越条件。”

“她太好了！不为别的，我一想到从北钢调回龙钢的前一天晚上，林厂长送我的那番话就很激动。”

“她说什么？”

“她说，你在苏联重点学习和接触的是普钢技术，尽管国家在三年计划中龙钢建普钢厂的规划因为抗美援朝没有实施，但龙钢建普钢厂也是迟早的事，你回去是有用武之地的。论人品、论工作能力和管理水平，我都舍不得放你，为了龙钢将来的普钢事业，我必须让你回去。”谷天云哽咽地说。

赵常青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林纳在九泉之下，知道龙钢建普钢厂的事，一定很开心。”

他们的车在雪地上慢行，路上没有公交车，行人也很少。车行至太子河溪湖大桥头上，在红色的雪地上跪着一个人。

谷天云让车停下，赵常青下了车，那人穿一件和他们一样的龙钢工作服，戴一顶皮帽子跪在那里，雪地上被趟出一行深深的爬行雪印。

“同志，你怎么了？”

“我的腰，在二铁厂搬铁瓜子时扭了，不敢动，又没有车。我都走了好几个小时了，实在走不动了。”

“你是哪个单位的？”

“龙钢五七干校女子中队的。”

赵常青听出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同志，你家在哪住？”



红

昼

“溪湖东山圆通观。”

“来，上车，我们送你回家。”

女人吃力地上了车，她坐在车上脱下帽子，坐在前面的谷天云，一眼认出，“金禾，是你，女子中队的队长？”

“嗯，是我。”

“你还住在圆通观？”

“嗯。”

“就你叫金禾呀，郝凤勤家里的？”

“嗯。”

“我这才对上了号。你啥时能搬回市里？”赵常青问。

“不知道。”

“差什么？”

“我还一直没有得到钥匙。”

“房产处这是怎么整的？明天我给他们打电话问问。”赵常青的脸马上阴沉下来。

“谢谢！”

“谢什么？这是我工作的失职。孩子们怎么样了？”

“老大、老二下乡插队去了，老五是儿子，他爸走后过继给他伯伯了。”

“老人家怎么样？”

“挺好的，老郝走后，全指着婆婆帮助我照顾孩子们。”

坐在前面的谷天云叹息着：“金禾，你不容易呀，有事找我，明天别上班了，我和干校领导给你请个假。”

“我没事。不过，谷主任，我听说龙钢要建一个普钢炼钢厂，我想，要是建厂了，请领导把我调到那里工作。凤勤这辈子就一个梦想，龙钢能建个炼钢厂，临终时你们都在场，他不是念叨‘人参钢’吗？他没赶上，我赶上了。”

“可以，这个问题，我们在考虑中层干部配备时，一定考虑你。老赵，你帮我提醒着点。”

“好啊！老谷，不瞒你说，金禾她婆婆是俺们老赵家的姑娘，我们可是姑舅亲呐！常言道，姑舅亲，辈辈亲，打断骨头连着筋，都是一个老祖

宗啊！”

“老哥，你不是吹吧？”

“我吹什么？伪满那暂，金禾她阿玛在溪湖洋街和中国街交界的地方开了一个药铺，叫‘庆和成’，他在那里当坐堂医，号脉有一套，外号叫‘金一脉’。‘庆和成’关闭了，他们又回到金香峪。”

“老哥，你赶上查户口的了。”

“金禾，你姐金巧，她现在在哪？她年轻时太俊了，我老师门野正三和我在太子河边钓鱼时，跟我提起她，就夸她长得俊，善良，贤惠。”

“我姐，她去世了。”金禾的声音里马上出现了恐慌。

“噢，对不起！对不起！让你难过了。”赵常青有些自责。

“没事，想起来，净是难受的事儿，都习惯了！你是金香峪十一太爷爷家的老大，我得叫你大哥了！光听说你在龙钢，一直没对上号。小时候和你一起玩，老了都不认识了。”

“你们那真是大水冲倒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谷天云笑着说。

车到了金禾家的门口，稻香村后院的寺庙圆通观的院子里，谷天云和赵常青扶着金禾下了车。

她敲门，灯亮着，却没有人。

金禾明白，“婆婆和孩子们又上山了。”

“别急，别急，等等，等等！”

“我们来时，这还是一座庙呢，老郝就是为了和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放弃了市里的工字楼，带着我们一家搬到这住。”金禾说。

“老郝，他是个好厂长，心太实；心不实，一个当厂长的怎么能亲自上高炉排故障，被煤气熏倒掉下来呀！那天，从高炉上掉下来的应该是我，老郝说，我没有他熟悉高炉，硬把我拉住，他自己上去。我这命是老郝给的。”

三个人都沉默了。

金禾哽咽地说：“谷主任，大哥，你们是去一铁厂看工人吧？我知道，老郝他活着，每年三十晚上都在厂子和工人一起过，你们快去吧！我去邻居家等等。”

“那也好，金禾，我和老赵提前给你拜个年，我们走了。保重！”

金禾咬着牙艰难地倚在墙边，望着他们的车远去。

溪湖东山上的雪很厚，一个老女人领着四个孩子，老女人头上戴着一顶黑色的大绒帽子，穿着一件黑色大襟棉袍，脚上穿一双毡窝。孩子们都穿着“棉猴”，戴着口罩，只露出挂满白霜的眼睛。她们的脚步停在了一个空旷的地方。四个孩子心领神会地把老女人围住，老女人东张西望，看看四下无人，将腋下的一个包裹打开后，取出黄色的烧纸、雪白的小馒头，还有小碗菜，规规矩矩地在雪地上摆好。

她说：“老大，你拿棍儿划个圆，冲着高炉那边留个豁口。”女孩照吩咐做了。雪地上出现了一个用棍子划的留着一个开口的圈。

她又命令：“你们都跪下。老二，你把手里的纸点着，先往圈外面扔两张，打点外鬼。”

“奶奶，爸走十年了，每年的今天，您都领着我们这样做，以后您不要再说了，我们都知道了！”老二仰着头说。

“嫌我老，嫌我啰嗦了？！老三、老四，你们用手遮着，别让风把火吹灭了。”

老二小心翼翼地点着了火柴，火光“忽”地向上升腾。接着，圈内的纸“噼噼啾啾”地燃烧起来。她们不约而同地取下口罩，眼睛上的霜不见了，露出了一双双毛嘟嘟的大眼睛，还有一张张如花似玉般的脸庞。

“风勤呐，过年了，妈领着孩子们给你送钱来了，你们也说。”老女人边哭边催着。

“爸，过年了，女儿给您送您喜欢吃的‘佛手白’和‘福肉’啦！”

“风勤呐，就发那么点儿肉票，这肉都是从孩子们的嘴里省出来的呀！”

“爸，您保佑我们吧，让奶奶、妈妈身体健康吧！”

“爸，保佑我们早点搬回市里有暖气的楼房吧，我们太冷了，手和脚都生冻疮了！”她们哭着。

东山被高炉映照得通红，红色的天空，红色的雪花中夹着一只只黑色的蝴蝶，在雪夜里飞翔，被风儿带走，带到更远的地方。

那个叫老大的女孩望着对面的高炉，眼泪像泉涌一样流出来，她喃喃地说着：“爸，我们很想您，今天，我和小铀是请假回来的，女儿自从插队